兩浙名賢錄

兩浙名賢錄卷四十一目次

怙稽

漢

丘滕

韓績

三國吳

黃門侍郎郭元禮成

晉

參軍沈世明警

司徒將軍謝敬冲朏 子諼附

謝光祿譓 子哲附

侍中王茂遠峻

比中郎長史謝仁悠顥

散騎常侍阮萬齡

太子詹事謝義潔瀹

唐

衛州刺史孔若思

夔王傅姚斯勤勗

尚書郎關晉子景仁附
太常博士周敘明
光祿卿盧仲辛華
周沂任大中附
將作監主簿吳銶
右司諫唐士憲淑問
中大夫周南伯邦式子芭蔚茂附
吏部侍郎胡嘉言國瑞
屯田郎中俞退翁汝尚孫倅附

太常寺少卿沈望之屬
司封員外郎張聖休裀
太子中舍沈子逵兼
右司諫王子雲緗
中書侍郎馮彥爲熙載
兵部尚書詹持國乂
敷文閣學士蕭儀起振
荆門守郭次張知運
國子博士陳斯士龤

提舉常平李文授孟傳

知臨江李叔益友直

司理夏敬仲明誠

寶文閣直學士王彦舟渙之

安鄉令劉必明愚 妻徐氏 子克附

監察御史胡于先詵

劉元茳應龜

進士王用亨

太常寺丞王起巖夢得

元

明一

按察使趙席民淵

工部主事劉季箎部

翰林院檢討陳君嗣繼

翰林院檢討黃胤宗

刑部主事王自牧謙

觀樂生許士修繼

太常博士陳世昌

應天府治中凌賢子晏如附

禮部右侍郎吾紳

兩浙耆獻録卷之四十一目次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四十一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譔

武原徐元星遠之氏閱

恬裕

漢共二人

丘勝

丘勝與與人光武朝歷公卿二千石澹然無欲每自處不爭之地壯歲掛冠屏居田里乃於先人故塋傍與弟子築室而居席簾不蔽而吟誦不輟經其戶者無不知

爲君子

韓績

韓績嘉興人少好文學性恬默不交當世東土稱之咸帝時以安車束帛徵爲國子博士力辭不起以布衣終

三國吳凡一人

黃門侍郎郭元禮成

郭成字元禮吳郡富春人也夙著節義漢末羣雄競逐四方糜沸成獨乘扁舟泛五湖遊滄江探奇逐勝以書劍自娛吳黃武初以賢良徵不起有司敦迫不得已命

駕拜武義校尉遷黃門侍郎以功封永興富春二縣侯
遽表乞身優游泉石時賢服其高

晉共三人

參軍沈世明警

沈警字世明武康人休文之曾祖也淳篤有行業學通
左氏春秋家產累千金警內足於財爲東南豪士無仕
進意謝安辟爲參軍甚相敬重未幾謝病歸安固留不
止乃謂曰沈參軍有獨善之志不亦高乎警曰使君以
道御物前所以懷德而至既無用佐時故遂飲啄之願

爾還家積蓄以素業自娛前將軍王恭鎮京口與警有舊好復引爲參軍手書殷勤苦相招致不得已而應之尋復謝去

司空陸士瑤玩 子始附

陸玩字士瑤散騎常侍曄之弟也器量淹雅弱冠有美名公府交辟皆不就元帝引爲丞相參軍時王導初至江左思結人情請婚於玩玩曰培塿無松栢薰蕕不同器玩雖不才義不能爲亂倫之始導乃止累加奮武將軍拜侍中遷吏部尚書蘇峻反玩與兄曄俱守宮城玩

潛說匡衡歸順以功封平興伯轉尚書令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餘如故玩頻表辭讓皆不許會王導郗鑒庾亮相繼而薨朝野咸以爲三良既沒國家殄瘁以玩有德望遷侍中司空給羽林四十人玩既拜有人詣之索杯酒瀉置梁柱間祝曰當今乏材以爾爲柱石莫傾人梁棟玩笑曰戢卿良規既而歎息謂賓客曰以我爲三公是天下爲無人談者以爲知言玩翼亮累世常以弘重爲人主所貴加性通雅不以名位格物誘納後進謙若布衣由是搢紳之徒莫不廕其

德宇、卒年六十四、諡曰康、子始嗣、歷侍中尚書、

宋齊梁陳 共一十六人

南昌別駕梅昌圖盛

梅盛字昌圖、台之寧海人、仕晉爲章安令、擢南昌別駕、知晉將亡、卽是邑而隱焉、常誦佛書、有靈鳥降其所居之側、若諦聽者、歲餘始知郡縣以爲鳳集、上其事、宋文帝聞而下詔褒美之、上表稱謝曰、此殆覽陛下之德耳、臣何與焉、帝咨嗟稱爲長者、仍命郡縣闢其所居、未幾舍爲丹丘寺云、

尚書令孔季恭靖

孔靖字季恭會稽山陰人也始察孝廉累遷司徒左西掾未拜母喪服除起爲山陰令不就宋武帝東征孫恩屢至會稽過靖宅靖正晝卧有神人衣服非常謂曰起天子在門既而失之靖遽起適見帝延入結交執手曰卿後當大貴願以身爲託於是曲意禮接贍給甚厚時桓玄篡形已著帝欲於山陰建義靖以山陰路遠且玄未居極位不如待其篡後於京口圖之帝亦以爲然將虞嘯父爲會稽內史靖求爲府司馬不得及帝定桓玄

即以靖為會稽內史嘯父本為桓玄所授玄敗闔門請罪靖慰勉使且安所住明日乃移累還吳興太守加冠軍先是吳興頻喪太守言項羽神為卞山王居郡廳事二千石常避之靖居聽事竟無害也遷尚書左僕射固讓義熙八年復為會稽內史十年仍擢為右僕射又固辭不拜除領軍加散騎常侍十二年致仕拜金紫光祿大夫宋臺初建以為尚書令又讓乃拜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辭事東歸帝餞之戲馬臺百僚咸賦詩以述其美及受命加開府儀同三司讓累年不受裁以為[illegible]

侍中王敬弘裕之 子恢之附

王裕之，字敬弘，以字行，晉陵太守茂之之子。敬弘少有清尚，起家衛軍參軍，性恬靜，樂山水，求為天門太守。及之郡，妻弟荊州刺史桓玄遣信邀令過巴。敬弘至巴陵，謂人曰：靈寶正當欲見其姊，我不能為桓氏贅婿。乃遣別船送妻往江陵，隔年不迎。山郡無事，恣其游適，意甚好之。後為南平太守。桓玄纂位，屢召不下。武帝以為車騎從事中郎。永初中，累遷吏部尚書。敬弘每被召，即便祗奉，既到宜適，旋復解官。武帝嘉其志不苟違也。除廬

陵王師加散騎常侍自陳無德不可師範令王固讓不
拜歷遷尚書令固讓表求還東上不能奪改授侍中特
進左光祿大夫給親信三十人及東歸車駕幸冶亭餞
送未幾徵爲太子少傅敬弘詣都上表固辭不拜東歸
未幾又以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又
詣都表辭竟不拜東歸未幾復申前命復辭明年薨於
餘杭山之舍亭山年八十八謚文貞公敬弘形狀短而
坐起端方桓玄謂之彈碁發八勢所居舍亭山林澗環
周備登臨之美故時人謂之王東山左右常使二老婦

焚五條辯書青秋袴襦飾以朱粉予假之被召為秘書郎敬弘求為奉朝請與假之書曰彼秘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處不競之地文帝嘉之並見許敬弘見兒孫歲中不過一再見見輒剋日未嘗教子孫學問各隨所欲人或問之答曰丹朱不應乏教寗越不聞被捶假之位新安太守嘗請假定省敬弘剋日見之至日輒不果假日將盡假之求辭敬弘呼前至閤復不見假之於閤外拜辭流涕而去

豫章太守謝宣遠贈

謝瞻字宣遠晦之次兄也六歲能屬文為紫石英贊果然詩為當時才士歎異與從叔混族弟靈運俱有盛名嘗作喜霽詩靈運寫之混詠之王弘在坐以為三絕為宋武帝相國從事中郎晦時為宋臺右衛權遇已重於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湊時瞻在家驚駭謂晦曰吾家以素退為業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戶福耶乃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及還彭城言於武帝曰臣本素士父祖位不過二千石弟年始三十志用凡近位任顯密福過災生特乞降黜以保衰門前後屢陳帝欲以瞻為吳

興郡又自陳請乃爲豫章太守晦或以朝廷將事語瞻瞻輒向親舊說以戲笑以絕其言晦遂建佐命功寵愈憂懼永初二年在郡遇疾不療幸於不永疾篤還都會以晦禁旅不得出宿使瞻居於晉南郡公主婿羊賁故第瞻曰吾有先人弊廬何爲於此臨終遺晦書曰吾得歸骨山足亦何所多恨弟思自勉爲國爲家卒時年三十五文章之美與從叔混族弟靈運相抗靈運父瑍無才能爲秘書郎早卒而靈運好臧否人物混患之欲加裁抑未有其方謂瞻曰非汝莫能乃與晦曜弘微等共

游戲使賦與靈運共車靈運登車便商較人物賦謂曰秘書早亡談者亦互有同異靈運默然言論自此衰止

侍中王思遠

王思遠平西長史羅雲之子也八歲父卒祖弘之及外祖新安太守羊敬元並栖退高尚故思遠少無仕心宋建平王景素辟南徐州主簿深見禮遇景素被誅左右離散思遠親視殯葬手種松栢立表埋之事感朝廷景素女廢爲庶人思遠分衣食以相資贍年長爲備笄總訪求素對傾家送之建元初歷尚後錄事參軍求出爲

郡除建安內史歷遷御史中丞建武初遷吏部郎思遠以從兄晏爲尚書令不欲並居內臺權要之職上表固讓乃改授司徒左長史明帝廢立之際思遠謂晏曰兄荷武帝厚恩今一旦贊人如此事彼或可以權計相須未知兄將何以自立及此引決猶可保全門戶不失後名晏曰方啖粥未暇此事及拜驃騎會子弟謂思遠兄思微曰隆昌之末阿戎勸吾自裁若用其語豈有今日思遠遽應曰如阿戎所見猶未晚也旬日晏及禍思遠立身簡潔諸客有詣已者覘知衣服垢穢方便不前形

儀新楚乃與促膝及去之後猶令二人交帚拂其坐處

都水使者季珪之常曰見王思遠終日匡坐不妄言笑

簪帽衣領無不整潔便憶丘明士見明士蓬頭散帶終

日酣醉吐論縱橫唐突鄭宰便復憶見思遠言其兩反

也上既誅晏還思遠為侍中卒年四十九贈太常謚曰

貞子

侍中謝景恒瀹

謝瀹字景恒太傅安之孫琅琊王友瓌之子任達伏氣

不營當世與顧暢范叔為雲霞之交歷位尚書宋武帝

將受禪、有司議使侍中劉叡進璽、帝曰、此選當須人望、乃使澹攝、澹嘗侍帝宴、醉飲大言無所屈、鄭鮮之欲按之、帝以為澹方外士、不宜規矩繩之、然意不悅、不以任寄、景平中、累遷光祿大夫、從子晦為荊州、將之鎮、詣澹別、晦色自矜、澹問晦年、答曰、三十五、澹笑曰、昔荀中郎年二十九為北府都督、卿比之、已為老矣、晦色甚愧、元嘉中、位侍中、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卒、初澹從弟混與劉毅暱、澹常以為憂、漸疎混、每謂弟璞、從子瞻曰、益壽此性、終當破家、混尋見誅、朝廷以澹先言、故不及禍、

吳郡太守王伯奮秀之

王秀之字伯奮，侍中敬弘之孫，吏部尚書瓚之之子。仕宋為太子舍人。吏部尚書褚彥回欲與結婚，秀之不肯，以故頻為兩府外兵參軍。後為晉平太守，期年求還。或問其故，答曰：此郡沃壤，珍阜日至，人所昧者財，財生則禍逐。智者不昧財，亦不逐禍。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路。乃上表請代。時人以為王晉平恐富求歸。仕齊累遷侍中祭酒、都官尚書。秀之祖父敬弘性貞正，徐羨之、傅亮當朝，不與來往。及致仕隱吳興，與秀之父瓚之

書。淥。蕩。以。靜。退。瓚之爲五兵尚書。未嘗詣一朝貴。江湛謂何偃曰。王瓚之今便是朝隱。至秀之爲尚書。又不與王儉款接。三世不事權貴。時人稱之。轉侍中。領輔國將軍。出爲吳興太守。秀之先爲諸王長史行事。便無復仕進意。營理舍亭山宅。有終焉之志。及除吳興。郡隱業所在。心願爲之。到郡。修舊山。移置輜重。隆昌元年。卒。遺令朱服不得入棺。祭則酒脯而已。世人以僕妾直靈助哭。當由喪主不能淳至。欲以多聲相亂。魂而有靈。吾當笑之。謚曰簡子。

司徒衛將軍謝敬沖朏子說附

謝朏字敬沖、中書令莊之子、幼聰慧、莊器之、常置左右、十歲能屬文、莊游土山使朏命篇、攬筆便就、莊撫之曰、真吾家千金、仕宋爲衛將軍袁粲長史、粲性簡峻、時人方之李膺、朏謁退、粲曰、謝令不死矣、齊高帝爲驃騎將軍輔政、選朏爲長史、高帝方圖禪代、欲以朏佐命、改左長史、每夕置酒、獨與朏論魏晉故事、言石苞不早勸晉文、死方慟哭、方之馮異非知機也、朏曰、昔魏臣有勸魏武即帝位、魏武曰、有用我者、其爲周文王乎、晉太世報

魏氏將必終身北面假使魏早依唐虞故事亦當三讓彌高帝不悅更引王儉爲左長史以胐爲侍中領祕書監及齊受禪胐當日在直百僚陪位侍中當解璽胐佯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云解璽授齊王胐曰齊自有侍中乃引枕臥傳詔者懼乃使稱疾欲取兼人胐曰我無疾何所道遂朝服出東掖門乃得車還宅是日遂以王儉爲侍中解璽既而武帝請誅胐高帝曰殺之則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又以家貧乞郡辭旨抑揚詔免官禁錮永明中爲義興太守歷都官尚書中書令侍中求出

仍爲吳興太守明帝謀入嗣位引朝廷舊臣朏內圖止足且實避事弟瀹時爲吏部尚書朏至郡致酒數斛遺書曰可力飲此勿豫人事徵爲侍中中書令不應遣諸子還都獨與母築室郡之西郭時國子祭酒廬江何胤亦抗章還會稽永元中詔徵朏胤並不屈梁武帝起兵平建鄴徵朏胤並補軍諮祭酒皆不至及即位徵之復不至遣領軍司馬王果敦譬朏乃詣闕自陳詔以爲侍中司徒尚書令朏辭腳疾不堪拜謁乃角巾自與詣雲龍門謝詔固陳本志不許武帝臨軒遣謁者拜授五年

改授中書監司徒衛將軍固讓不受至歷三時乃拜授焉是冬薨車駕臨哭謚曰靖著書及文章行於世子諷歷官東陽內史及還五官送錢一萬止留一百日數矣劉寵更以為媿

謝光祿譓 子哲附

謝譓朏之仲子不妄交接門無雜賓有時獨醉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唯當明月位右光祿大夫子哲字頴豫美風儀舉止醞藉襟情豁朗為士君子所重在梁至廣陵太守入陳歷吏部尚書中書令侍中司徒

左長史卒諡康子、

侍中王茂遠峻

王峻字茂遠秀之之子少美風姿善容止仕齊爲桂陽內史梁天監初爲中書侍郎武帝甚悅其風采與謝覽同見賞擢累遷侍中吏部尚書處選甚得名譽峻性詳雅無趨競心嘗與謝覽約官至侍中不復謀進仕覽自吏部尚書出爲吳興郡平心不畏彊禦亦由處俗情薄故也峻爲侍中已後雖不退身亦澹然自守無所營務遷金紫光祿大夫卒諡惠子、

北中郎長史謝仁悠顥

謝顥字仁悠，朏之弟也。少簡靜，宋末爲豫章太守。至頹頭，遂白服登烽火樓，坐免官。詣齊高帝自占謝，言聲清麗，容儀端雅，左右爲之傾目，宥而不問。永明初，高選文學，以顥爲竟陵王友，歷吏部郎，有簡秀之目，卒於北中郎長史。

散騎常侍阮萬齡

阮萬齡，左光祿大夫裕之孫，貴門侍郎寧之子。萬齡少知名，爲孟昶建威長史，時袁豹、江夷相繼爲昶司馬，時

人謂湘府有三素望。萬齡家在會稽剡縣，頗有素情，恬於進取。歷位左戶尚書，進太常，出為湘州刺史，政尚清簡，無赫赫名。後為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卒。

太子詹事謝義潔瀹

謝瀹字義潔，莊之子。年七歲能文，性敏贍。嘗與劉悛飲，推讓久之。悛曰：謝莊兒不可云不能飲。瀹曰：苟得其人，自可流湎千日。悛甚慚，無言。仕齊累遷中書侍郎。尋拜吏部尚書。明帝廢鬱林，領兵入殿，左右驚走報瀹。瀹與客圍棋，每下子，輒云其當有意。竟局，乃還齋臥，竟不問

從事、明帝卽位、瀹又屬疾不豫公事、書誚以爲應先瀹曰、天下事以公卿處之足矣、且死者命也、何足以此嬰人、後宴會功臣上酒、尚書令王晏等興席、瀹獨不起、曰、陛下受命應天、王晏以爲己功、獻勝遂不見報、上大笑解之、坐罷、晏呼瀹共載、欲相撫悅、瀹又正色曰、君巢窟在何處、晏初得班劍、瀹謂曰、身家太傅裁得六人、君何事頓得二十、晏甚憚之、謂江祏曰、彼上人者、難爲酬對、尋領軍、右將軍、永泰元年、卒於太子詹事、贈金紫光祿大夫、諡簡子、初朏爲吳興、瀹於征虜送別、朏指瀹口曰、

此中惟宜飲酒故落於建武之朝專以長厚爲事、

唐 共七人

衢州刺史孔若思

孔若思山陰人祖紹安以文辭稱若思早孤其母躬訓教長以博學聞有遺以褚遂良書者止納一卷其人曰是書貴千金何取之廉答曰審爾此爲多矣更還其半擢明經歷庫部郎中嘗曰仕宦至郎中足矣座右置止水一石明止足意中宗初敬暉桓彥範當國以若思耆識古今凡大政事必咨質以行三遷禮部侍郎力求致

補出爲衢州刺史、故事以宗室爲州別駕見刺史禮甚不肯致恭、若思劾奏別駕李道欽、有詔別駕見刺史致恭自若思始、累封梁郡公、諡曰懿、

夔王傳紇斯勤曷

紇曷字斯勤、秘書監合之弟、長慶初、擢進士第、歎居僚府表辟、進監察御史、佐鹽鐵使務、累遷諫議大夫、更湖常二州刺史、爲宰相李德裕厚善、及德裕爲令狐綯等譖逐、擿索支黨、無敢通勞問、德裕既竄海上、家無資、病無湯劑、曷數饋餉問候、不傳時爲厚薄、尋晉夔王傅、遷

引年歸自作壽藏於萬安山南原祭塋之儀暑兆曰寂居穴墳曰復真堂中劉上爲床曰化臺而刻石以寄後世

右庶子滕珦

滕珦婺之東陽人大曆貞元間歷茂王傅以詩名於時意趣恬淡不干榮利每一登進常若不勝年未五十願以右庶子致仕歸四品給券還鄉自珦始

秘書少監孔述睿

孔述睿越州山陰人監察御史祖舜之孫少孤與兄克

符弟克讓偕隱嵩山而述睿尤篤學大曆中劉晏
薦於代宗以太常寺協律郎召累遷司勳員外郎兼史
館修撰每一遷即至朝謝而辭疾歸以爲常德
宗立拜諫議大夫命河南尹趙惠伯齎詔書束帛備禮
敦遣既至對別殿賜第宅給廄馬兼皇太子侍讀辭
弗許乃改秘書少監兼右庶子後爲史館修撰述睿
天性退讓未始忤物然頗屬纂集至廢寢終日人皆畏
之與令狐峘同職峘數抵傷然卒不較也靜稱長者貞
元四年帝念平涼之難尤惻怛以述睿辭慈而誠故遣

特拜具稱謂臨祭又以疾乞解又不許以太子賓客還
鄉賜帛五十匹衣一襲故事致仕不給全祿帝特致給
焉卒年七十一贈工部尚書

左補闕孔季和季詡 朱稹附

孔季詡字季和[illegible]之從弟也父齊卿進士歷官[illegible]
刺史門下[illegible]賓謝曉稱其介季詡[illegible]貴有父風永昌初擢
制科授秘書郎陳子昂一見賞之曰神清韵遠當今之
衛玠也詡亦高自標致遺落世務父之轉左補闕胃[illegible]
數日不補闕則[illegible]當補闕則[illegible]身與名[illegible]觀吾[illegible]

熟矣遂拂衣歸山陰日于岩𡸣秀萬壑爭流吾於是申
將領佳趣終當以樂死耳一日無疾卒

主客員外郎翁子平洮

翁洮字子平壽昌人舉進士授主客員外郎退居不仕
僖宗以建州刺史李頻薦遣使徵之令睦州守臣催促
上道洮不起作枯木詩以答詔昭宗遣使以曲江魚
賜之宋理宗朝追諡爲善慶公

宋共三十八人

兩浙都轉運使李戴用若納 子繹附

李若拙字藏用西安人質狀魁偉尚氣有才幹初舉拔萃又第進士太祖時爲著作郎後累進史館修撰歷兩浙江南轉運使自以久官在外作五知先生傳謂知時知難知命知退知足也子釋亦舉進士

工部侍郎郎叔廉簡

郎簡字叔廉杭之臨安人幼孤貧借書錄之多至滅誦舉進士第補試秘書省校書郎出知寧國縣徙福清令調隨州推官及引對真宗曰簡歷官無過而無一人薦是必恬於進者特改秘書省著作佐郎尋以尚書工部

侍郎致仕卒年八十有九簡性和易喜賓客即錢塘墅

共治園廬自號武林居士導引服餌晚歲顏如丹尤好

醫術集驗方數千首行於世一日謂其子絜曰吾逝矣

不五年未嘗小不懌今意倦豈不逝歟就寢而逝孫維

學四明朱頤長學文於沈天錫既仕均俸資之後二人

亡又訪其子孫爲主婚嫁孫沔知杭州榜其里門曰德

壽坊

海門令元知禮奉宗

元奉宗當知禮德昭之孫景德二年舉科歷翰知通州

海門縣地苦斥鹵秦宗為壘瀘注甘棠人甚稱之遷博

士拜屯田員外郎告老歸杭奉宗天性恬靜舊居在闤

闠乃謂家人曰富春佳山水真吾退閑之所遂卜居焉

景祐戊寅卒其後有緯

龍圖閣待制唐叔元肅

唐肅字叔元錢塘人七歲能誦五經性清直廉儉恬於

榮進咸平初登進士第為泰州司理有人夜宿逆旅亞

同宿者殺人亡去旦起視之血污其衣為吏所執不能

明遂自誣服肅為白其冤而知州事馬知節遇其議[illegible]

固持不可後數日果得殺人者就辟擇本州觀察推官遷著作郎知洪州艤舟南康或問其故曰職由以凶歲爲限今遽往得無趍利乎踰月乃上仕至龍圖閣待制

尚書郎關魯　子景仁附

關魯錢塘人大中祥符五年以進士起家盡力於官歷守池台二州爲尚書郎上疏引年歸老錢塘陳襄爲作鴻飛之詩謂其能以禮致仕而老成之德不衰請養於朝天子不能用皇祐四年卒八子皆學行修立以進士舉者六人而景仁尤著

太常博士周啟明

周啟明龍泉人舉進士又舉賢良方正科既而罷歸教授子弟數百人不復仕進時稱處士轉運使陳堯年表其行義詔賜粟帛仁宗聞其恬退有德業詔拜太常博士力辭不起所著有詩賦雜文千六百篇

光祿卿盧仲辛華

盧華字仲辛德清人少舉童子知杭州馬亮見所爲詩嗟異之秋貢士密戒主司勿遺華華聞語人曰以私得爲吾恥也去勿就後二年遂首送至登第年[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曆中，知冀州。蠻入寇，桂管騷動，秉經畫軍須，先事而集。移書安撫使杜杞，請治諸郡城，及易長吏之不才者。又言嶺外小郡，合四五不當中州一大縣，無城池甲兵之備，將爲賊困，宜度遠近并省之。後儂智高東，九郡相繼不守，皆如秉慮。知婺泉二州，提點廣東刑獄，福建湖南轉運使。復請外。神宗謂宰相曰：「秉廉退如是，宜與壽郡。」遂爲宣州，以光祿卿致仕，用子秉恩，轉通議大夫。退居於吳十五年。秉爲發運使，請歲一歸覲；後帥渭，乞解官終養。亦數賜詔慰勉，時以爲榮。年八十二卒。

周沂 任大中附

周沂江山人博學而好吟詠性介特不妄交當世少與趙清獻友善清獻常稱其爲天下士視軒冕爲土苴時西安儒學任大中作詩淸苦能自守亦爲清獻所重清獻常稱曰士君子立身患無生於有欲有欲則言動由人便多尤悔如周任二公者禍患當何從來其爲識獻所數服如此

將作監主簿吳箴

吳箴龍泉人以行義見推甘於隱遁康定中郡將孫沔

奏授本府教授、鄉士先行業而後文、耽士風爲之變、部使者薦於朝、賜粟帛、授將作監主簿、未幾即乞休、卒、門人私謚曰冲和先生、

左司諫唐士憲淑問

唐淑問字士憲、參知政事介之子、第進士、官至殿中丞、神宗以其家世、擢監察御史裏行、論以謹家法務大體、淑問見帝初即位、銳於治、因言中旨數下、一出特斷、當謹出納、刑枉直、使命令必行、今詔書求直言、而又無所施用、殆欲屈羣策以起治道、願行其言、初詔侍臣講讀

淑問言，王者忠恕，不必分章條件，交辭稽古聖人治天下之道，歷代致興亡之由，延登正人，博訪世務，以求合先王，則天下幸甚。河北饑，流人就食京師，官振廩給食，來者不止。淑問曰，出眾不繼，是誘之失業而就死地也。條三策上之。蔡確為中丞，淑問力數其短，帝以為邀名。乃詔避其父三司使，出通判復州，久之，知真州，提點河北刑獄。言新法不便，乞解使事，黜知信陽軍，以疾免。數年，起知宣州，徙湖州，入為吏部員外郎，又引疾求外，帝以為避事，降監撫州酒稅。哲宗立，司馬光薦其行已有

恥難進易退召爲左司諫以病致仕數月卒

中大夫周南伯邦式 子邑尉茂附

周邦式字周伯錢塘人少好學中元豐二年進士第主楚州寶應簿歷官提舉江東常平爲淮南運判徙梓州路入對留爲尚書度支郎中邦式夷澹不樂中都官復出提點淮西刑獄徙兩浙又徙江東京師營土木命輸殿材邦式奏言非地所産有需酧妄斥宮禁事者邦式被命治詔獄其人自分必死獄成纔坐遠徙代歸知宿州滁州皆不赴提舉南京鴻慶宮起知處州辞不行積

官中大夫卒年七十五予芭蔚茂芭最知名

屯田郎中俞退翁汝尚 孫偉附

俞汝尚字退翁湖之烏程人爲人溫溫有禮議論不苟不可於意默而不言言之未嘗妄也不肯料理生事不[illegible]以貪乏撓其懷溺於勢利聞人善言善行記之不忘疾醜爲人進之擢進士第涉歷州縣無少營進取之心嘗權華江縣新繁令卒使者使承其乏將資以公田辭不許至則悉以資舊令之家恩卑初簽書劍安西川判官權華安蜀以簡靜爲治無旦退必便齋諸吏與敢至誰

汝尚來，輒排闥徑入，相對清談，竟暮。王安石當國，患一時故老不同己，或言汝尚清望，可置之御史，使以次疏擊，驛召詣京師。既知所以薦用意，力辭，章再上，徑免，親故有責以不能爲子孫地者，汝尚笑曰：「是乃所以爲其地也。」還家苦貧，未能忘祿養，又從趙抃於青州，遂以屯田郎中致仕。優游數年，當六月徂暑，寢室不可居，出舍於門，妻黃就視之，汝尚曰：「人生七十已稀，吾與夫人皆過之，可以行矣。」妻應曰：「然則我先去。」後三日卒。汝尚危其喪，爲作銘，召諸子告曰：「吾亦從此逝矣。」隱几而終。相

去穢十日、孫莘老銘其墓、孫仲鄒、與中敷文閣直學士

吏部侍郎胡嘉言國瑞

胡國瑞字嘉言、壽昌人、登崇寧進士第、以博洽稱、大觀初命修九域志、除編修官、時奔競成風、國瑞獨以在館中爲樂、不覬他徙、宣和寇起、鄉郡命國瑞爲鄉導、勸之高宗中興、累官至吏部侍郎、與丞相秦檜爲姻家、而力。排和議、乞斬檜以謝天下、聞者縮頸、懇求外補、知舒州致仕、該郊恩奏澤、讓其弟國士、以慰母心、再郊復澤其兄子儔而後其子、家居、開義學、有贍士田、鄉人至今名

其田曰義坂

太常寺少卿沈望之碣

沈周字望之錢塘人少孤與其兄相踵成進士起家令漢陽從事高郵用舉者入大理爲丞監蘄州酒知簡之平泉縣縣人銘其政於石遂自封州守佐蘄州守蘄州爲侍御史有以丞相指謂周者不爲聽居頃之出刺潤州又刺泉州泉州其爲治取簡易訟有可已者輒諭以義使歸思之獄以故少泉州舊多盜日暮市門盡閉禁民勿往來周至除其禁而盜亦以止佐開封訟數年不遣者

以百數、周斷治立盡、嘗代其尹爭獄於上、大臣爲周自絀、三司使請鑄大錢、下其書議、議者無敢忤、周獨疏其利害、獨曰、堵四錢爲之、可以當十、民盜毀舊錢、且盡鑄之爲誘民死耳、不如無鑄、議上、如周言、於是天子以江東之按察爲已悉、聞周寬厚、即以爲使、盡歲無所劾而部亦以治稱、然周已老、不樂事權、自請得明州、明年遂以分司歸、第三月卒、周廉靜寬慎、貌和而內有守、春秋七十有四、更十三官、而不一挂於法、鄉黨故舊聞其歸、則喜、喪、哭之多哀、而無一人恨望者、王荊公銘其墓、銘曰、

公生四方卒於故里先君之從祭財孫予有櫝有松蔽
鬱其岡不虺不騫萬世之藏

司封員外郎張聖休衕

張衕字聖休餘杭人少孤與其弟衹皆以文行知名以布衣教授宗室後中進士第歷宣州宣城縣主簿撫州司法叅軍用舉者遷大理寺丞知雅州名山洪州奉新兩縣監海州榷貨務通判池廣兩州乃自尚書屯田員外郎召拜殿中侍御史用磨勘遷侍御史舉劾得體以風力稱然素寬裕靜退恥以彈治人得用未幾即稱疾

求出乃知安州州大治會卒州之父老子弟追喪車而
哭者數千人御事母孝友其弟至篤於權勢財利能燕
吏治尤可紀在廣州奏請城之未及築外邪而召後儂
智高反州人賴裀所築活以不卒功爲恨

太子中舍沈子遠兼 子起附

沈兼字子遠其先世家吳興後有名陵者仕吳越王卒
官明州家之五世而生遠以五舉進士得同學究出身
再補尉有能名 者遷衛尉寺丞知湖之歸安縣移
知邵武之歸化又才 以名遷太子中舍通判撫州以能

聞愈甚性開朗遇事果急不顧計爲通判日與守爭可否不爲之小屈重犯轉運使使守相與害逵人之法除名天子薄其罪免所居官而巳逵歸怡怡閒爲五字詩自戲娛無躁戚言卒於家年七十三子起好學通政事爲王安石同榜進士居官以能守節法稱

右司諫王子雲縉

王縉字子雲分水人天資純粹事親從兄誠意篤審訓勅子弟有法與諫議江公望皆以風節議論顯於世爲鄉里所重其權侍御史遷右司諫知無不言務謂人才

實難多事之際尤宜爲朝廷愛惜以故不專彈擊而惟論安危大計與所以啟悟君心者退歸幾二十載恬然自樂年八十七一日語其家人曰心中無一事時至可矣夜分而逝

中書侍郎馮彥爲熙載

馮熙載字彥爲西安人舉進士第宣和間由尚書左丞遷中書侍郎時王黼爲相熙載與之多不叶言者論其不省墳墓以資政殿學士知亳州熙載言臣方以不省丘隴獲罪乃令守亳何以塞言者之口乞歸田里乃奉

祠尋居母喪起復赴闕懇辭又力辭乞終制不能奪後知福州後引疾領祠卒謚文節

兵部尚書詹持國乂

詹乂字持國青田人以直亮文學著道君常呼先生而不名北使至每問曰詹乂尚在否蓋以乂爲乂也累官至兵部尚書給事中歷事四朝静正忠鯁爲時所忌力乞休致高宗以其恬退有守進端明殿學士主管洞霄宮以寵其歸時汪藻承制謂乂勁直多聞確有所守邁聖語也後高宗對執政語曰詹乂文章泰山北斗欲大

用之累召不起卒謚惠安

敷文閣學士蕭德起振

蕭振字德起溫州平陽人幼莊重不好弄稍長能自課學嘗奉父母董農役隴畝手不釋卷其師謂其父曰此兒遠大器也登政和八年進士第調信州儀曹與守議不合守無因事危之及守以贓去振獨為辦行守乃媿謝調夔州兵曹時歸翁許景衡以給事中召振視之曰公至朝幸勿見薦景衡問其故振曰今執政多私其親願為時華獎景衡然之時盜賊所在猖獗夔卒揚言欲

撫以應賊官吏震恐振遂諸邑士兵强勇者幾千人且
督武以備蓄異謀者稍懼有一士兵官素得軍士心守嫉
而罷之麾卒數百人擐甲挺刃斬儀門入振聞即往麾
卒皆羅拜呼曰某等屈抑願兵曹理之振使之言厲色
叱曰細事耳車駕南巡大兵咫尺汝速死耶可急釋械
當爲汝言衆拜謝而去郡守由是益相信事悉與謀嘗
議城守振請以鏹數萬緡庸工板築未數月城壘屹然
一毫無擾任滿歸告其親曰家世業農幸有田可力以
養甘旨振不願仕已竟薦於朝授婺州教授換秩乞祠

以執政薦召對稱旨拜監察御史以親老乞補外章數上不許固奏曰臣事親之日短事陛下之日長指心自誓今日之事父母乃他日之事陛下也遂除提點浙西刑獄尋召為中正少卿俄擢侍御史出知紹興府改兵部除徽猷閣待制知湖州將行白秦檜曰宰相如一元氣不可有私私則萬物為之不生檜不悅振至州檜從取羨餘振遺檜書謂財用在天下如血氣之在一身稍左以實右則病矣檜嗔以私事又不克盡從以親老乞歸提舉天平觀後知台州坐楊煒在獄供涉鐫徽猷待

制謫居池州尋除敷文閣待制知成都府安撫置制使
檜風御史劾之復謫池陽蜀民謳吟思之檜死詔得聞
帝大感悟亟遣振復還成都父老懽呼載道連疏乞休
不許竟卒於成都年七十二振兩爲蜀守咸行惠孚死
之日民無老穉相與聚哭於道振好獎善類端人正士
多所交識其間有卓然拔出者迄爲名臣振居潁江自
父歿時見過客與爭渡者爭多溺死振造大舟備工以
濟人人感其德相與名其江爲蕭家渡

荊門守郭次張知運

郭知運字次張，臨官人，少刻志問學，博通經史，弱冠登進士甲科，時相強與爲婚，弗棄，託俘之，仕至荊門守，倦求榮利，因號息庵老人，有文集四十卷，自題之曰猥稿，

國子博士陳斯士鶚

陳鶚字斯士，東陽人，少從呂東萊游，經術淹貫，文章爾雅，永康林大中聞其賢，以女妻之，登淳熙八年進士，恬靜有守，以婦翁在政府，力辭權用，大中罷，乃拜掌故之命，累遷國子博士，至著作郎，會臺臣建議朝士不曾作邑者，不當遽典州郡，乞授參議官，辭，遂乞祠歸，貧無室

廬卒於永康寓舍有文集二十卷

提舉常平李文授孟傳

李孟傳字文授參知政事光之幼子也光南遷之日年始六歲以遺表恩累官太府丞韓侂胄連逐留正趙汝愚因使其私人倡言將論朱熹孟傳奮然曰如此則士大夫爭之鼎鑊且不避侂胄懟而止出知江州歷福建提舉常平詔入對首論用人宜先氣節後才能益招徠忠讜以扶正論侂胄誅史彌遠其親故也人謂進用其時矣卒歸使節知還第進直寶謨閣致仕卒常求予

孫曰安身莫若無競修己莫若自保守道則福至求祿則辱來有磐溪集宏詞類稿左氏說讀史雜志等書

知臨江李叔益友直

李友直字叔益餘姚人少有雋聲而恬於進取史浩初尉姚見友直文奇之妻以女浩既入相而友直在太學同舍生不知其爲丞相婿也既登第銓註績溪簿未赴而浩再相孝宗問子婿幾人浩曰婿李友直以進士主簿蕪湖乃除勑令所删定官輪對稱旨上嘉納付其疏中書友直力請外乃補通判婺州改湖州擢知臨江軍

易廣德程大昌曰友直澄之不清撓之不濁淵乎似有道者莫叔光曰友直如美玉無瑕可指其為名流所賞重如此

司理夏敬仲明誠

夏明誠字敬仲金華人其學本於呂東萊而自負甚高常言人人可以為聖賢而多不能盡其才者功利汨之也登慶元丙辰進士第三人調安康司理不樂仕進致政歸益究心問學作文必根理要嘗作八詠樓賦序直斥沈約詩為是樓之辱柳貫稱其理明文莊詞全韻勝

必如是而後可以爲文信鉅作傑製在天地間如稀物異瑞要不可多見而屢得之也

寶文閣直學士王彥舟澳之

王澳之字彥舟未冠擢上第累官編修時以日食求言大臣薦澳之召對上欣然延納欲任以臺諫辭曰臣與大臣薦不可居是官乃拜吏部員外郎後累官寶文閣直學士朝廷議北伐澳之以疾提舉明道宫每云乘車常以顛墜處之乘舟常以覆溺處之仕宦常以不遇處之則無事矣其歸趣如此

安鄉令劉必明愚 妻徐氏子充附

劉愚字必明衢之龍游人幼警敏力學弱冠入太學有聲受業者甚衆侍御史柴瑾祭酒顏頤仲博士林光朝咸器重之瑾毎奏對稱上肯則曰臣客劉愚爲臣言尚書省奏愚行義上記曰此向者柴瑾所薦也上舍釋褐居第一調江陵府教授早晚與諸生講說同僚相率以聽愚益謙下與葉適項安世講論不倦毎以隱居學道爲樂歲滿帥王藺致書刻辟因辭貧不能歸外移安鄉縣令邑逋賦萬計愚取實數寬限期民不見吏而輸盡

足會歲歉、出常平米賑貧、邑佐持不可、愚曰、有罪不協
相累、出緡錢數千萬、召商糴他郡米、而收元直米價頗
平、糴積廩數千石以備飢旱、諸司交薦改秩、愚雅不樂
仕進、遂致仕、丞相余端禮、鄉人也、與愚有舊、且召堂審
愚竟拾去不顧、締廬城南、穨垣敗壁、蓬蒿蕭然、著書自
適、書禮語孟皆有解、年八十三而卒、故友與其門人私
諡曰謙埼先生、妻徐氏在家時、其母將以嫁姑子之富
者、徐泣曰、窮官人妻不願也、遂歸於愚、居破屋中、一夕
機杼、愚嘗懷白金贖、徐怒曰、我以子為賢而若是、亟具

歸愚山書以示東修得也乃已有孟光之風焉子克叅以詩名兼適稱其可繼陶韋

監察御史胡予先詵

胡詵字予先永康人賓慶丙戌進士累官監察御史內侍董宋臣竊弄國柄詵屢疏劾之奪職調將作少監即日弃官歸洎然不復以勢利經心後累召不起人稱雲岫先生所著有孝經論語釋

劉元益應龜

劉應龜字元益義烏之青岩人少倜儻常落落多大志

咸淳間游太學馬丞相高其材將妻以女應龜不可由是名稱籍甚久之以優陞解褐德祐間退隱南山之南人稱山南先生會使者行部知應龜賢強起主教鄉邑尋引疾歸所著麥稿痴稿祈雨留稿共二十卷

進士王用亨

王用亨崇德人少孤事母至孝嘉定初舉進士耽玩墳典不樂榮利志欲讀盡天下書手抄口誦至忘寢食鄉之登仕籍者多出其門嘗作二記於座右以不欺不貪自警焉

太常寺丞王起巖夢得

王夢得字起巖金華人登乙未進士調錢塘縣主簿兼領學事以薦進兩資再遷知鹽官縣史嵩之當國直薦除掌故力辭不肯躁進未幾嵩之去國人服其先見京尹因怒於潛宰欲劾之以辟夢得夢得曰奪人之職以自利吾不忍為也亟奉母東歸差克安邊所主管文字為之置籍俾諸郡課入易於拘催積欠累鉅萬疏則白於朝裁累獨免除太常寺主簿有薦於丁大全者欲引察官同辟遷寺丞差知建昌軍擒捕巨寇畢勣來襲

其渠魁擬令會從者數百人因自劾請祠歸桑論倉縣

措其去家居三年儒素如故積階朝散大夫

元　共五人

江州倅丘履常一中

丘一中字履常金華人能文有聲尤工於詩志趣恬雅

超然不爲世俗所染仕武學博士嘗添倅江州爲陶師

汪子源所知間居薪水不繼作詩云仙都有勅到林泉

誰信兩官無俸錢陶醉饑眠屢寒妻顏飢餓至乞人憐

鹿脯已是無今身枸杞曾傳昔有仙饑死亦堪垂不朽

無綠簡簡耳貂蟬屢薦不起卒以窮約終其身

翰林侍講學士張師道伯淳

張伯淳字師道崇德人少舉童子科以父任銓授建功郎淮陰尉改揚州司戶參軍尋舉進士監臨安府都稅院陞觀察推官除太學錄入元授杭州路儒學教授遷浙東道按察司知事歲餘有薦伯淳於朝者遣使召問明年始入見帝問宂官風憲鹽筴楮幣皆當時大議所對悉稱旨命至政事堂將重用之固辭遂授翰林直學士進階奉訓大夫郎謁告以歸授慶元路總管府治中

行省檄按疑獄於衢秀皆得其情大德四年即家拜翰林侍講學士固辭不起命有司勸駕明年始造朝扈從上都又明年卒有文集若干卷藏於家

俞升器金

俞金字升器其先杭人吳越錢氏時仕其國爲戶部尚書董營田使者曰公帛嘗道婺義烏愛其勝遂遷邑之鳳林鄉代有聞人歷九世而生金少好學善自程督鋼發水涵木滋月長歲化壯而有名一試不合有司即退修於家於經史尤潛心搜討較辯疑昧多所發明學者

師尊之受業者趾相錯金德愈加學愈篤晚而彌成人望其致用而宋亡矣當是時元既有江南以夷變夏爲士者率辮髮短衣效其語言容飾以附於上冀速獲仕進否則訕笑以爲鄙怯非確然自信者鮮不爲之變金獨率其家以禮深衣危冠坐談古道客造門肅威儀備首拱而趨周旋俛仰辭氣甚恭鄉人小子去宋久不知宋俗皆然或竊指金爲異或尤以爲迂緩而金不顧也卒年七十有二金既卒而宋之遺風無復有知者矣故金之名亦不大顯於世惟發之文章以自見久而亦論

軼不傳世由是益無知之者知而能言之者惟鄉人而已

處士吳仲可再

吳再字仲可處之麗水人生而敦厚以易通史學能講說數千百年治亂得失邪正無所遺滯好賓客所友者皆一時名士然不以所長高人人以故喜親之貴者廉之忘其爲布衣之士貧賤者仰之忘其爲名族閥家雖野夫稚子皆知愛慕之以爲長者而處士初不爲詭異之行以邀譽於人也處士家故豐於財雅不喜言利嘗

因歲飢減粟價以賑飢人貸錢不能償者以田來售處與本券即止息錢因棄不問貧者或焚其券其厚於爲人皆類是故人咸稱爲善人隣家火延燎旁近舍無不燬燼者而處士家獨完僅燬一二椽楹而止鄉人大驚異之以爲爲善之報後子孫欲易椽楹處士勿許曰使後人知吾何以得此於天庶有所警耳然處士終不以語人也處士生於元之盛時天下久治風氣淳厚閭里老人皆以篤行相先非獨處士爲然也故處士之善雖爲鄉邦所稱而不甚著聞於世云

處士盧恩誠中

盧中字恩誠台之寧海人生丁元世俗淪於胡夷天下皆辮髮左衽習其語言文字馳馬帶劍以爲常中居雖近市恬恬沖坦靜不樂芬華長衣危帽徐言雅步襟儒[illegible]體不變遇宗族鄉里一以柔和不較爲先有犯者對之微笑恂恂酬答恐傷其意由是斯人亦不忍侮之居家雖無事必早起櫛冠洒掃祠寢非疾病未嘗一日怠好讀書纂輯古賢人粹言及今人文若醫飲食言若不能出戶至論古今事當否得失成敗禍福及處之之宜

詳審精深雖若辯者不能窮也觀其會集遺編暨所纂
見聞可法戒者以爲藥曠然如也不肖者見之而愧善
者見之而慕久與之居而不見其可厭蓋其學醇粹甚
雖未周乎流俗而亦不求絶異於人故其生也人敬之
其歿也莫不悼惜焉子二曰贊曰於賢以聯學登洪
武二十一年進士第對策殿廷　天子奇其文擢置第
三授承事郎翰林院編修人謂處士善教子而應崇
謙延若不與聞者人以是益賢之後二年庚午卒年六
十有四

明一共一十五人

國子監學正蘇平仲伯衡

蘇伯衡字平仲金華人文定公轍之後也轍子遲出吏部侍郎守金華因家焉伯衡少警敏絕倫誦說不勞而習中歲大肆力於文辭精博敷腴人謂有祖風元末舉貢士入國朝選為國子學錄尋陞學正屹然以師道自任嘗作贊說四十首學者傳誦之以為召見親擢爲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蕭丞相所力以疾辭丞相以聞許其承帝之樂也遂乞歸者於是司業宋濂率太館送其歸

餞於龍江謂曰文定公古史一書至今傳之資治通鑑尚缺宋元平仲歸矣其尚續諸他日使人稱曰蘇氏一門世濟其美將不在茲乎伯衡謝曰方病瘠未能也歸治一室常靜坐其中或終月不出與人少所傾接人亦罕得而識之洪武十年宋濂請老旣入謝上曰今在外文學復有如爾者乎其舉以自代濂曰蘇伯衡臣鄉人也博學篤行爲文辭贍蔚有法不可以微疾廢遂下詔徵之比至京宰輔以下咸躬禮徃候詢所以答上意者輒以疾辭如辭編修時明日入見上屬目久之

既退問羣臣進其所以對　上嘉之賜表裏寳鈔以歸
二十一年會試聘爲考試官既竣事復辭歸竟以壽卒
於家伯衡爲人恬靜寡欲年四十始娶容貌不逾中人
而學問可以兼天下平居正襟凝思淵止山立雖寒暑
風雨不之知故能覃精於義理名物典故事爲之要發
爲文詞俄頃數千言有集六卷宋濂劉基敘之以傳於
世

白鹿生楊本初恒

楊恒字本初諸暨人風神俊爽翹然欲超其羣時外族

有是義塾延賢傳以館四方游學士者恒往受諸經個其書者稍事文墨輒喚潔如淵珠衆譁曰生賦資絕倫非積功所可及盍遜其一席地聲光流婺越間熠熠能動人覬覦遂作州問師數弗應浦陽江上有鄭氏一宗累五十室同案而膳戒予姓孰贊致辟恒躍然曰是或可為也即日上道卑比中君以倡道為己責與諸生嘗必稱曰昔之人昔之人日摩月切操行有可觀屢占第所自以精明不遠蕭時退居白鹿山戴樵冠披羊裘舞帶經哦詠雨闇霽興吟風弄月傲睨萬象若不知古今

之疾輒有識者莫能窮其際高郵樂鳳來爲州牧猶造門拜曰鳳聞先生賢言行無悖古先哲人願爲州學教師恒牢讓不起鳳不得已令閭右子弟即其家爲講肄政有缺失鳳必移書咨訪恒白以相病俾助實多後擢千載殿中侍御史唐鐸出守越欲辟起之恒力辭如前鐸不能強恒性醇篤無錙髮矯僞與人語出肺肝相示畢爲覆藏事乖名義唆言斥之弗少恕家無儋石儲臨財甚介山民誤坐法當死恒憫其蠢愚謀諸鄉鄰活之既感泣爲謝俾板去頓頼於地潸然出涕恒曰吏欲

方輿考年何以明俊三冬武可爾至期限後來請恒反覆譬曉之乃巳州人士求連恒族祝生持其成璧委金致饋繼以金幣恒笑曰孰謂君子而可以貨誘乎恐遺去人後譏曰是可以義取者生尚不之欲況其他乎於是鄉人教子者胥指恒爲法效學焉因其所居稱之曰白鹿生

按察司使趙澤民淵

趙淵字澤民會稽人洪武中領鄉薦授陽穀令歷遷山西按察司使繩贓吏興學校政績赫然未及年即挂冠

歸結茅先隴之側簞瓢誦讀無異布衣

工部主事劉季篪韶

劉季篪名韶以字行餘姚人洪武中進士授行人使朝鮮得體有襲衣寶鏹之賜擢陝西左參政陝不產硇砂而歲以爲貢民有以此破家者季篪爲奏罷之召爲刑部侍郎以仁厚求生爲本會纂修永樂大典 上命少師姚廣孝尚書鄭賜總其事而擇卿佐有文學行誼者一人副之季篪被選功多於討論坐註誤左遷兩淮運副未行改工部主事竟致政歸季篪爲人淸素位都閫

畧泊然自持至貶秩無幾微見顏色居家敦孝謙儉人
雍容治經長於春秋喜吟詠冲澹優柔又精於律學法
家宗之

翰林院檢討陳君嗣繼

陳繼字君嗣其先吳興長城人徙南康之都昌再徙吳
城繼生八月而父歿母吳躬紡績以訓育之既長奮志
於學而家貧甚躬事農圃以養親自喜不求聞達或讀
書或援琴高歌因以耕樂自號及筋力少衰乃開門授
徒學者謂其善教多從之尤以其為文簡健有法求者

相爲由是道益尊名益重郡邑文章爲老要須目儀老辭不就母死喪葬盡禮有聞於人　仁宗皇帝即位舉相首以文學薦初授國子博士尋改翰林院五經博士直弘文閣備顧問時以爲得人陞翰林檢討逾年乞骸骨歸明年疾作既亟命其季子完誦西銘至存吾順事殁吾寧也因被誦不已門人劉溥請問先生有何事答曰無事遂卒得年六十有五

翰林院檢討貢胤宗

貢胤宗名某以字行海鹽人世業儒父文傑洪武中爲

秦王府教授胤宗生而秀偉好學篤行孝友出於自然
伯父文俊為鳳陽淮遠丞卒於官無嗣胤宗承父命為
之後躬往迎其柩歸葬服喪盡禮由是顯名遂舉為郡
庠生以易經登庚辰進士第當得顯官固辭不就乃提
福建汀州府儒學教授內艱服除改河南之彰德能以
其遺訓諸生諸生學成而仕進者彬彬然以績最陞北
京國子博士講論有章課試有法得其開益者莫不敬
服秩滿陞翰林院檢討既三載以微疾竟不起年六十
有四素性簡約罕與人接公退則閉門靜坐無求無營

不徇不阿凡爲詩文下筆立就不求甚工取適意而已蓋類其爲人焉胤宗不慕顯榮安於恬淡素位而行三十餘年清慎之操始終弗替君子以爲賢

刑部主事王自牧謙

王謙字自牧錢塘人有至性父母殁處時思慕哭盡哀有女兄以篤疾弗嫁事之如母居必擇交容有非當其意者來謁相對移時不接一語所居在闤闠中左右皆華榱麗宇而謙環堵蕭然意泊如也洪武中官中書進刑部主事尋上章去恬退静默不喜遨遊人以爲古林

高致云、

觀樂生　許士修繼

許繼字士修寧海人少好學而家貧精確篤志不以貧故自沮遇事有拂激於意輒閉門取書誦之聲抑揚若合音節可聽至其家者見繼爲人忘其爲貧繼亦有以自樂不自知其貧也繼能文辭而好游山澤間物偶會心遐觀默視戀戀不忍離去已即爲文辭以自見嘗曰吾於天得可樂者五天朗潔時纖滓不敢留與我心類可樂也日之初升月之方舞時吾樂之霞之舒斂雲之

變化吾取以為文樂之吾於地樂海之深博浩漫涵之
渟瀅樂山之秀拔而遠者是皆可輔吾志發吾氣吾文
得以汪洋不竭峻而不險肆而不汚者此也又曰吾於
古人之言樂之不厭吾所以忘吾從古之世不知處於
荒僻曠絕之境而常若有得者非以其書存耶斯其為
樂最深閎以其意為詩九章言所樂者而自謂觀九者
而樂莫如我也因別為號曰觀樂生人媿觀樂生是九
物者人咸見之而生獨取以為已樂觀樂生曰吾非
樂九物也能使九物為吾樂耳吾樂於天地間無所不

取而豈特九物哉天之與我者亦大矣豈特與我衆人皆愛之第衆人不知而吾知衆人不樂而吾樂耳衆人之所樂者富與貴也盤其心之智計不足以致之而卒亦不能守藉能守之覷覷然如鼠食乎機器之傍且膽且目委尾而側行惟恐機之發也詰其心曷能斯須樂哉孰若不待求於人而得不必畏乎人而安隨乎所寓而無所不樂之爲美也叛觀衆生闘其言而異之曰觀樂生其知道者耶復竟不知其所終人以爲蟬蛻云

太常博士陳世昌

陳世昌錢塘人力學古文不慕仕進元至正初以布衣召入翰林母老力辭不許部有司勸駕不得已就官未幾乞外遂奉勅代祀海上值道梗寓居嘉興授徒養母張士誠據平江屢致不屈洪武初徵修禮書授太常博士尋以母老甚亟請終養三請得旨歸無何而母終後下詔徵之力辭不起以壽卒所著有希言集

應天府治中凌賢　子晏如附

凌賢字　歸安人領洪武戊辰浙江鄉薦任武昌州知州考最陞應天府治中居官剛正不阿無何以知鄉

尋又請均、有隆平侯者、自荆還、薦之曰、可當大任、宣宗皇帝、作招隱歌以徵之、入見、命階司馬、又命掌都察院事、並辭、上歎曰、汝欲學疏廣耶、朕遂汝高志、御書賜老堂三字、褒而遣之、子晏如、業儒敦行、精六書之法、入中秘、與修永樂大典、書成、拜吏科給事中、陞本科都給事中、尋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掌院事、舉劾不避、寮寀憚之、時與都御史顧佐齊名、雖登顯膴、而家無長物、祿入不繼、至鬻產以供朝夕、旣卒、訃聞、遣官諭祭、給驛歸、翰林侍讀苗衷志其墓、

禮部右侍郎吾紳

吾紳衢州人擢永樂甲申進士選爲庶吉士入翰林讀書因同列言理刑事太宗聞之遂俱改刑部主事治獄寬平人稱不寃尋陞郎中超拜禮部右侍郎太宗謂禮部尚書呂震吾紳出自翰林可佐爾典禮矣旣而爲震所擠出爲廣東右參政尋復職改南京刑部奉命考察兩廣福建方面官有參政素貪黷結權要且以紳爲故僚友妄冀二天之庇而紳竟斥之時稱其公選覲復禮部未幾卒紳性率直於人無長無所較視寮屬

若不以介意初拜侍郎時衣冠畢賀而一室蕭然了無供具甚諧之日拜官卿貳不尼先燕客乎卿笑唯而已

萊根居士吳宗禹

吳宗禹括蒼人裔出延陵季子少簡亢志氣高不與世俛仰能爲詩歌名出一時嘗游汀淮間釣濠水上兀坐長嘯其聲所激林木俱振人莫知其爲誰見其家有萊又有處士服因號之曰萊根居士居士聞之曰甚善遂以自名所居種萊數百畦植灌甚時且不留草萊亂之故其蔬常盛於恆圃性豁朗不設機穽人有過而折之

善飄稱服又能料事當否於未然及成不失毫髮以故人爭推其才識與交者貴忘其位長忘其齒賢忘其所德皆傾心爲之盡而居士所落芒角盎以謙和自持客至輒蔬畔酒既飲醉輒列客行蔬圃中人推其蔬長問其術居士曰吾不失其性而已人愈奇之意其可居官累官於時無赫赫名去爲人所思居士雖仕亦必隱者狀人不稱其官而稱其所居居士喜曰吾所隱誠非名所識也卒以菜根居士終

祭酒貝宗魯泰

貢泰字宗魯金華人少以文行稱永樂初由太學生中
京闈薦試授餘干縣學教諭遷國子助教尋陞司業超
拜祭酒以文學受知　宣廟召見便殿賜　御製招隱
歌前後在太學凡十餘年六館之士翕然從化後致仕
歸肅然如布衣縣尹欲為造大司成坊木石已具固辭
卻之不得已改為縣儀門所著有文集若干卷

禮科給事中吳登

吳登錢塘人永樂中以文學薦擢禮科給事中小心謹
慎貞勤　文廟日侍　宸翰避朝不受妻子一言近親

羅廣寮相接　上猶親信坡散鴻廬等逕

兩浙名賢錄卷之四十一終